

〈中國人的心理〉系列

9



中國人的同性戀

◎策劃——余德慧博士 ◎執筆——莊慧秋 等



對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來說，
同性戀者是個神秘，令人好奇，却又捉摸不清的圈圈，
神秘，是因為缺乏接觸，也沒機會瞭解。
站在圈外的人望不見這個圈圈的內心深處；
處在圈內的人控訴社會的歧視——
宛若一堵跨越不過的高牆，
只好任自己蟄伏在幽暗的角落。

NT\$180

ISBN 957-9486-20-4



9 789579 486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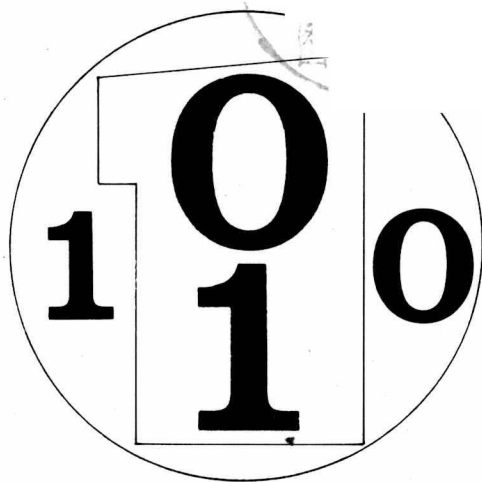
中國人的心理系列

9



中國人的同性戀

●策劃——余德慧博士 ●執筆——莊慧秋 等



〈中國人的心理〉系列 9

中國人的同性戀

作 者／莊慧秋 等

執行編輯／周玉琴

封面設計／馮君藍

插 圖／江 零

發行人／劉安屯

總編輯／王桂花

出版者／張老師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一五一號

郵撥帳號：0118368-8 張老師月刊雜誌

電話（02）7130281 傳真：（02）7131267

排 版／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耘橋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八刷／中華民國82年5月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586號

定 價／180 元

I S B N／957-9486-20-4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國人的心理」系列出版緣起

張老師出版社

中國人心底的故事

中國人是我們最熟悉的民族，中國社會也是我們最熟悉的環境；由於周遭一切現象都因著「熟悉」而「自然」地發生，使我們忽略了其應有的特性。

「中國人的心理」系列叢書便試圖去尋找可資分析中國人心理特性的線索，以做為中國人了解自己的心理基礎。

近幾年來，台灣社會的現代化趨勢不斷加速，都市居民很快地含攝各種次文化的向度。當多元化價值取向的次文化漸次成形時，即使是傳統文化，也只能佔有一席之地。立足點，與科技文化、企業文化、辦公室文化等並列，而不再是一支獨尊。

我們對中國人心理的基本立場是在於「強調中國社會本身的自主性與自生性」。中國文化的自主性來自於中國強勢的傳統所支撐中國人未來發展的主幹；這個主幹具有融攝變革的特性，也具有其較難被完全抹殺的「文化原型」；而中國文化的再生性則在於

中國人自我的改革，並以外在環境為適應對象的有利變化。

這兩個性質支配了我們的思路，對我們考察中國人的心理變遷有相當大的作用；一方面我們企圖在不斷變遷中的心理歷程捕捉不太容易變化的「心理原型」，並企圖看出它們到底直接或間接地支配了目前中國人行為的多少細瑣的行為，或者從一些簡單的舉止中得到有意義的詮釋；一方面我們也希望看到一些與中國文化原型相衝擊的基本概念，看看中國人如何在不滿自己的情況下，向自我的原始設基挑戰。

這是相當有趣的思路。有時候我們會靜想，這個時刻研究中國人的心理是多麼恰當的時候；這個文化像個蛻變中的巨獸，在時間的冠冕之下總是賦予自己一個不同的風貌，它不再像百年沈睡安祥的老獸，某種力量不斷匯集在它的體內，使它從睡眠惺忪中甦醒。我們的問題是：到底是什麼力量使它改變了自我的風貌？我們能不能用一套比較完整的心理架構來說明它？在中國文化生活的子民又如何感受到文化巨獸的變遷？

講它的故事可以有許多版本；可以從微細的部分開始講起，也可以從最大的概念開始說；我們在這套叢書要說的，就是從比較細部的心理開始著手，然後碰觸到一些巨視的概念。我們不希望追隨文化心理的學者，先導出一個架構，而是優游地從實際的生活去累積觀點，並且把這個活動當做終生的樂趣。

序

莊慧秋

圈內與圈外的交集

大約五年前，我因為工作的關係，前去採訪祁家威先生。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同性戀者。在此之前，我對「同性戀」的認識，只來自心理學課本，外加白先勇先生的「孽子」。在想像中，同性戀者的世界，似乎是幽暗、悲悽，還帶著濃重的自憐、感傷氣息。

然而，在祁家威斗室的前廊，他卻幽默風趣地訴說他的成長經歷和同性戀情。他以一貫的誇張口脛，批評那些排斥他最切的人，還拿出所有的陳情表與宣傳單，立志要促成「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法案。

我疑惑地問：「很多同性戀者不是常換伴侶嗎？『合則來，不合則去』，你爭取婚姻

制度做什麼？它反而是一種束縛，不是嗎？」

祁家威不以爲然地說：「很多同性戀者感情很短暫，是因為他們看不到明天，社會不肯給我們安定的遠景。更何況，『合法化』代表一種平等的認可，我們同樣可以跟心愛的人共組家庭，履踐婚姻中的義務與權利，同樣可以領養、撫育子女，繼承姓氏與財產……。我們要不要結婚，是個人的選擇，就跟異性戀者一樣；但平等的機會，我們有權利擁有！」

這一次採訪，給我很大的刺激。原來，同性戀者不一定要活得卑微委曲，他們同樣可以在人前興高采烈，對命運理直氣壯。

第二次接觸同性戀者，是大約四年前，在朋友家裡認識了男裝打扮的小白。

原本，在一、二十人的嘈雜笑鬧中，我對她並沒有特別留意。突然，一個朋友忍不住開口問她：「對不起，我可不可以冒昧問你一個問題……你是男的還是女的？」

聽到這句話，大家都笑了，因為這是許多人心裡共同的疑惑，只是其他人基於禮貌，不好意思詢問罷了。

小白自己也笑了，笑得很自在。她用低沈的嗓音反問：「你看呢？」

這位冒昧的朋友呵呵傻笑，搔搔頭髮說：「我也不曉得。我看你的動作、打扮和聲

音，應該是男的。可是，剛剛看到你的腳很白很細，又好像是女的。」

當時，大家坐在客廳的榻榻米上，被朋友的話逗得笑作一團。小白低頭一笑，把小巧的雙腳縮進坐墊裡。知道小白身分的主人適時開口解圍：「哎呀！她是女的啦！」

事後我才知道，小白是一個蠻坦然的同性戀者，她雖不特別解釋，但也不避諱別人知曉她的身分。她那種「女兒身，男兒性」的雙重組合，一直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正如同她粗沈的嗓音、俐落的短髮之中，卻隱藏著一雙細緻纖巧的小腳一樣，她的命運之中，似乎也包容著許多矛盾的對比與意象。

後來，透過小白的引介，我們得以有機會到台北市當時唯一的一家純「T·B·A R」（女同性戀者酒吧）去。

在酒吧暈黃的燈光，以及歌聲舞影的情調中，我們這羣「圈外人」安靜地坐在角落，一面好奇地偷眼張望，一面又有著闖入「禁地」的歉意與不自在。

瀟灑帥氣的老板笑著要我們放輕鬆些，並且說：只要喜歡，以後隨時可以來玩。

我們有些受寵若驚，小心地問：「你們不排斥圈外人來嗎？」

她學著我們的口氣，調皮地說：「只要你們不排斥我們，大家都是朋友嘛！這樣，你們也可以更瞭解我們一些！」

我們就這樣喝著酒，聊著天，開始了相互瞭解的起點。透過彼此的友善、開放與真誠的傾聽，「同性戀者」不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或是一個刻板的印象；它化身為一具具活生生的血肉之軀，以各自的歡憂喜愁，鮮明地與我們的生命交流。

戲劇性的是，過了午夜之後，派出所的警察突然推門進來。一位年輕的警員嚴肅地宣告：「這是臨檢，鄰居打電話控訴你們妨礙安寧。現在，音樂關掉，大家坐下，身分證拿出來。」並意欲要一桌桌登記盤查。

跟我同來的朋友還在唸書，因而很緊張，低聲問我：「萬一讓學校知道我來這裡，怎麼辦？」

這句話就像一道冰涼的利刃，一下子戳破了方才那些短暫的溫馨。此時，我們清楚地意識到，圈內圈外的友善界限，只到酒吧的大門為止，一旦跨出這扇大門，同性戀者立刻會撞擊到社會的眼光與評價。在大多數人觀念中，涉足「同性戀」圈子，仍是恥辱與不潔的標記。

這些年來，我陸陸續續又認識不少同性戀者，因而有機會看到圈內的風雨與是非，傾聽他們的悲歡與離合。我曾充當「護花使者」，陪害羞的Gay到新公園散心，以免他被色眯眯的中年男人騷擾；我也曾跟著T·B坐在車流如水的夜晚街頭，一面看女孩

子，一面聽她們講述過往的椎心戀情。我曾在Bar裡被花枝招展、嬌媚嗲氣的「妹妹」(Gay)逗得哈哈大笑；我也曾生氣地大罵那些爲情而自殘的圈內朋友。對我來說，那一張張錯身而過的臉龐，那一段段相處的片斷經歷，都點點滴滴地拓展著我的價值觀與視野。在這個世界裡，有痛苦，也有歡樂；有脆弱，也有強韌；有徬徨，也有堅定；有爭執，也有合作；有沈淪，也有振奮與提昇。

這同樣是一個「人性」的真實世界，不特別美好，也不特別醜陋；不特別光明，也不特別黑暗。不必苛責，也不必幻想，只要把他(她)們當作「人」來瞭解。

也許，就因為我經常站在圈內與圈外的交界點，因而，較有機會看到兩個世界碰撞的火花。這些火花往往灼傷同性戀者的自尊，但同時也刺激著我更體會他們的處境。我印象較深的一次，是在一家「開放式」的酒吧，它營業的對象同時包括圈內人與圈外人。原先，我跟圈內的朋友同桌，喝酒喝得很開心，因爲上台唱歌的關係，認識了隔桌的客人。隔桌的女客很友善地與我們聊天，但那位男客卻一臉鄙夷的神情；朋友伸出手來要握手，那男人卻不理會，只低聲拋出一句：「陰陽怪氣，也不想自己是男是女！」

由於我跟朋友站在一起，那嫌惡的眼光同樣掃在我的身上。我雙頰火辣，既憤怒又

難堪，衝動地想回罵一句：「我又不是同性戀者，你憑什麼這樣對我？」

但話到嘴邊，我轉過頭去看到朋友鐵青的臉色，才猛然警覺到自己的偏狹。是的！我不是同性戀者，平時跟圈內人似乎平等相待，但當面對社會拒斥的眼光時，我立刻可以檢回我「正常人」的身分，來防衛我的自尊。然而，我的朋友們，真的同性戀者，他們難道只能默默忍受這樣的羞辱？他（她）們要用什麼立場，來理直氣壯地面對社會的凌厲眼光？難道，「同性戀者」這樣的身分，就不能夠用來肯定一個人的自尊？……

這些交往過程中的插曲事件，再加上我自己的心理學背景，使我不只想了解同性戀者的世界，同時也對「社會態度」感到好奇。如果，「同性戀者」這個身分，果真是一種恥辱的標記，那麼，這份「恥辱」究竟源自哪裡？

我的一個學妹，很喜歡某位男歌星，蒐集了大量他的剪報、畫片與錄音帶。有一陣子，某雜誌繪聲繪影說他是同性戀者，害他忙著在報上闢謠。我學妹自然也太義凜然，破口大罵那些破壞別人名譽的影劇記者。

我好奇地問她：「萬一，他真的是同性戀者呢？他仍是他，歌聲那麼好，對工作那麼認真，難道，只因為『同性戀』這個身分，他的努力就不再算數？他的優點就不再值得喜愛？妳覺不覺得，一個同性戀者若被社會壓迫，不得不公開否認真實的身分，是一件

很殘忍的事？」

我的學妹，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完全不接受這種邏輯的辯證，與價值觀的挑戰，只一味搖著頭說：「那多噁心呀！不！我不能接受。那不正常！」

的確，一個人的態度，往往基於情感的好惡居多，較少基於理性的邏輯。當「張老師月刊」兩年多以前製作「同性戀態度問卷」時，同樣發現：那些越排斥同性戀的人，越會對同性戀者貼上情緒化的標籤，像「變態」、「陰陽怪氣」、「噁心」等等。這些態度多半基於「心」的反應，而非「腦」的運作。

有趣的是，那些曾經認識同性戀者、或跟同性戀者有過交往的人，對同性戀的態度也就越開放、越寬容。這代表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當一個人認識了同性戀者，「同性戀」在他心中就不再是一個幻想的刻板印象，而開始進入「人」對「人」的真實瞭解。當我們對一件事的瞭解越多，越看得見多面化的角度，對它的思索也就越具體、越多元化，不會再停留在毫無轉實的主觀判斷。

從這個觀點來看，同性戀者和正常社會之間對峙的困境，是有可能改善的。我一直記得有位同性戀者的母親，悲傷而憤忿地說：「如果我兒子是殘障者，別人還會有幾分同情；可是他是同性戀者，你叫我怎麼抬得起頭來？」

這個邏輯非常荒謬，她寧願兒子四肢不全，也不要他染上這「醜惡的心理疾病」。難道，她不愛自己的兒子？不是的！在她的憤怒背後，其實是擔心兒子如何能承受無處不在的社會壓力。她氣他好好的「正路」不走，偏偏要去面對艱辛；她覺得自己沒能力幫助他，只會被這份恥辱波及。

在她及兒子之間，這種態度是兩敗俱傷的互相殘害。然而，當社工人員告訴她：「如果，妳能試著去瞭解他，接納他，至少，當他在外面碰到挫折和打擊時，他會回來妳身邊。他會知道：這世上有一個地方會給他支持，有一個人會給他勇氣！」時，雙方的困境終於嶄露出路。她的排斥並不會改變兒子的命運，只會把兒子推得更遠，獨自去面对生存的重擔；然而，當她開始放棄「醜惡」和「心理疾病」的標籤，她與兒子反而可以平心靜氣地面對面，一起來討論人生，一起來思量愛情。

這也是我們出版這本書的主要目的。這本書最大的特色，是它一貫的本土人文色彩；它是坊間第一本針對台灣的同性戀現象，來進行探討、報導與思考的專書，書裡所訪問的專家、治療者以及個案，完全是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我們相信：在思索任何一個社會現象的時候，唯有由真實的「台灣經驗」出發，才能更貼近我們的情感，也更能幫助我們澄清思維，超脫困境。

本書內容分為四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是透過心理學者、醫療專家的專業眼光，以「愛滋病防治工作」義工祁家威先生的多年經驗，來呈現同性戀的定義、成因與治療情況。正確的知識，是瞭解事象的基礎，因此，我們將它放在全書的伊始。

第二個部份，是由社會結構的巨觀角度，來重新思索「異性戀」與「同性戀」世界間的相對關係。這對一般的讀者來說，將是一項觀念上的重大挑戰，也許，你很難立刻接受，但它確是一種新的角度與眼光，可以刺激你對慣常的信念，重新作一番思量。

第三個部分，我們邀請你進入同性戀者的故事裡，傾聽他（她）們的表白，正視他（她）們的情感歷程。這是本書最生動的部份，你將可以看見這些同性戀者，如何思索自己的命運、如何追尋甜美的愛情，又如何看待所謂的「正常社會」和「圈外人」。

當然，每個人的故事，是一幅幅不同的圖樣；這些接受報導的個案，有的仍在徬徨中掙扎，有的卻已將自己準備得很好，例如展展和詠詠在兩個人之間，努力打破「性別角色」的沙文心態，盡量建立平等的對待關係；而阿寶則立意要在世人面前「把好的品質表現出來，讓人們知道我們也很正常」。不同的故事，正可以讓讀者對同性戀者，有更多樣化的理解，並由多面化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以往神秘的世界！

第四個部份，則試圖在「同性戀者」與「正常社會」之間，搭起友善的橋樑。書中

● 圈內與圈外的交集

一面討論「社會應如何看待同性戀」，一面也報導國內第一個有組織的女同性戀團體「我們之間」。站在積極的角度來看，像祁家威和「我們之間」成員這樣的同性戀者，特別值得肯定與鼓勵，因為他（她）們不只勇敢地面對自身的命運，努力地在同路人間發展互助的友誼，而且還願意與外界社會開始真誠的接觸，在世人面前展現坦然的尊嚴，爭取合理的生存空間。如果，台灣社會對同性戀的態度，能因漸增的理解而改變，那麼，這羣有行動力的同性戀者，已然站上了努力的起點！

最後，也許還有讀者要問：「我身邊的親人、朋友、同事、鄰里，沒有人是同性戀者，我為什麼要去理解這些與我無干的生命？」

是的！當我看著社會上形形色色的「邊緣人」，例如同性戀者、殘障者、貧民、精神病患、小偷、流氓、罪犯，或是少數民族，我也在想這個問題。難道，我們去理解，只爲了施予同情？我們去接納，只爲了滿足自己的正義感與仁慈情懷？

多年來採訪報導工作，以及與同性戀者的交往過程，讓我慢慢想清楚了這個疑惑。事實上，當我們試著放棄先入爲主的判斷、歧視和成見，試著用平等的態度，來理解不同的生命，那是對自己的價值觀和信仰，進行根本的反思和挑戰。透過別人與自己的對映，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正常」與「不正常」的定義、「光明」與「黑暗」的界

限，以及諸如忠貞與背叛、良善與邪惡、美麗與醜陋、健康與殘缺、高與低、對與錯……之類的問題。多半的時候，我們不願意去正視不同的生命，是因為我們太懶惰，不肯花腦筋跟自己辯論、思索；或者是我們太偏狹，沒能力體會陌生的規則；不然就是我們過份脆弱，經不起價值觀的翻轉與挑戰。評斷別人的生命是容易的，但嘗試去理解不同的世界，卻會使我們對人世的視野更真實、更寬闊。

所以，即使你屬於「多數族羣」或「強勢團體」這一邊，也請不要忘了，隨時保持著開放而謙卑的心靈。因為，在那些「邊緣人」、「弱勢者」和「少數族羣」身上，我們可以學習到許多東西；通過別人的命運，我們吸收到的，其實是自己的生命真理！